

世界科幻精品

假如

宋子然 主编

记忆可以移植

记忆之神醒来，忘记了自己的居所。
她整日游荡在旷野，碰到了一位放牧未来的牧人。
于是，她对牧人说：我不是逝去的生命，
而是永驻的精灵……



新疆人民出版社

假如 记忆可以移植

宋子然 主编

田一坡 刘相儒 著
周鹏程 汪洪亮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宋子然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11

ISBN 7-228-05493-8

I. 假… II. 宋…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761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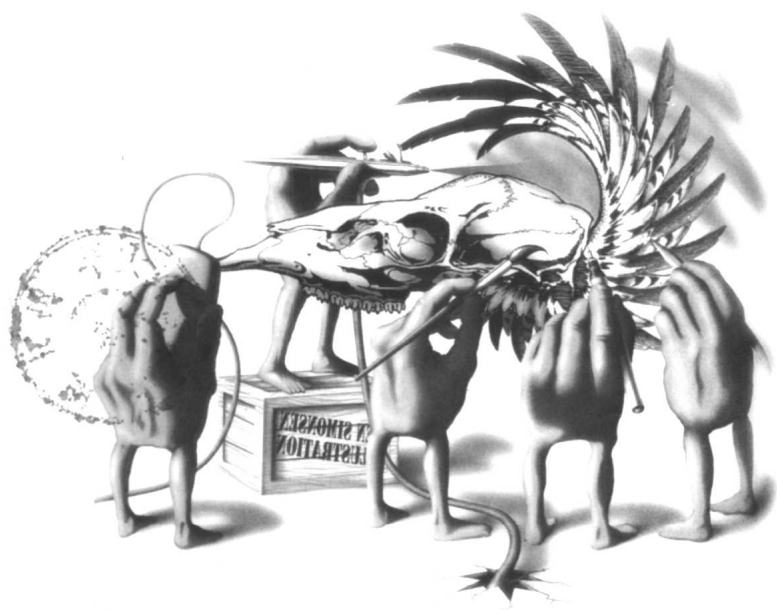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主 编:宋子然
责任编辑:陈 琪 王 鹰
封面设计:何东琳
责任校对:李 方

出版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2825887 邮政编码 830001
印刷者 鄯县蜀望印装厂
发行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 12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1 月成都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1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28-05493-8/I·2016 定价:19.80 元



编者的话

这是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但本书借题发挥，旁逸深化，纯乎为一本科幻读物。

当今科学迅猛发展，其中如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神经心理学等门类皆与人脑功能密切相关。而随着这些学科研究层次的向前推进，势必触及本书的内容——记忆移植的问题。

科学的幻想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动力，而且也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素质培养的重要方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中国科普作家吴岩也曾说：“科幻是培养一个民族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的摇篮。”众所周知的比尔·盖茨，他的成功与他是一位超级科幻迷不无关系。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之所以能引起各界人士的赞赏，就因为它能诱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方向。这本书希望顺承其效应，推其余波而助其新潮。一方面能给心有余温的考生们提供一种畅心尽意的满足，更主要的一方面是为广大的青少年特别是其中的科幻爱好者们提供一份盘中新馐。

愿书中一个个的奇情妙景，快慰读者的心灵。

宋子然

1999.9.6

目 录

- 1 记忆不能承受之重 (1)
- 2 畸恋 (25)
- 3 与未来握手 (49)
- 4 追寻失落的爱 (81)
- 5 谁是主宰 (101)
- 6 生死奇缘 (125)
- 7 痛苦的时空旅行者 (147)
- 8 幻灭之岛 (171)
- 9 为了地球的尊严 (195)
- 10 为了阳光下的地盘 (221)
- 11 惊魂黑竹沟 (237)
- 12 不，我是阿邦 (263)
- 13 神童 (287)
- 14 “巨星”的殒落 (307)
- 15 我是谁 (331)
- 16 雪，融后是春天 (355)

1 记忆不能承受之重

让过去的成为历史的路标吧。人类必须少一些疯狂，科学再多一些理性，让人类能更平和地走向他必将抵达的终点。

一个秋天的晚上，山明教授参加了他的学生们的聚会，与沉闷的哲学课堂不同，这次聚会的气氛是欢快的。师生间畅意的交谈使大家都打开了心扉。当聚会接近尾声时，一位同学的问话却使气氛变得沉闷起来。

“老师，您看过今天的报纸吗？”

“上面都说了些什么？”山明教授微笑着问道。

“东南大学的李星教授的记忆移植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记忆移植？！新突破？”山明教授喃喃着，脸上的微笑凝固了，代之以沉思的皱纹。

“老师，老师，您没事吧？”看着山明教授一时由微笑到沉思的脸，学生们焦急地问道：

“大家等着瞧吧，这可是一个新发明，对你、对我、对人类——记忆移植，是的，新发明……沉重的发明。”

这一晚，山明教授是紧锁眉头回家的。

夜，静静地笼罩着大地。

书房的灯仍亮着，山明教授正翻阅着今天的报纸。一行大大的黑字标题赫然映入山明教授的眼帘：

世纪大发明——记忆移植取得新突破。

山明教授继续看下去：

李星教授十几年来潜心研究的课题——记忆移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李星教授那里，我们了解到记忆移植在动物身上的实验取得完全的成功。把一只羊放到它完全陌生的山上，它会迷路，找不到归途，但把一只进行了记忆移植（移植的是常在这座山放牧的羊的记忆）的羊放到这座陌生的山顶上，它却轻车驾熟地按另一只羊惯常的路线回到山脚，这种神奇的记忆移植正在智慧的生物——人类自身上进行实验。等待这激动人心的一刻的来临吧！

想想吧，你也可以成为爱因斯坦，成为李星教授，你也可以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拥有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山明教授的智慧，人类将变得知识渊博，聪明智慧，这难道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吗？

感谢李星教授！

山明教授愤愤地扔下报纸。“胡扯，简直是胡扯，记忆移植，记忆复制，记忆克隆——你知道这是多么恐怖的事件吗？难道人类就忘记了生物克隆带来的那场灾难吗？”山明教授的脑海里浮现出三十年前人类的那一场克隆灾难。开始，人们为克隆技术欢呼，为能重新拥有一个“自己”感到莫名的兴奋，然而，随着克

隆人的增多，对人类自身的秩序却带来了一场灾难。于是，忧心忡忡的人们在道德、法律、伦理等领域展开一场接一场的讨论。所幸的是，克隆人只具备了“人”的生理基础，却未能将“人”的记忆、意识克隆下来。然而，有科学家声称：“记忆，意识，精神也能够被克隆。因为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整个人的全息信息，只不过由于技术还未能够完全发达，以至不能够解决克隆过程中更高层次的意识克隆问题。于是有疯狂的科学家寻求这种意识克隆的有效途径。真是疯狂啊，山明教授长叹了一口气，继续着那段不愉快的回忆。最后，人类不得不做出令人痛苦的决定，消灭另一个自我，不，是消灭克隆的另一半自我。当火箭把一批又一批的克隆人送入茫茫的太空时，许多人流下了悲伤的泪。

在那悲伤的人群中，山明静静地站着，泪，从人们的眼里流出，却流进了他的心里，当时四十二岁的他，在哲学领域内崭露头角。“为什么，为什么科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对人类自身的伤害？”那一刻，他也流下了泪水。他暗暗发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要尽自己的全力来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但是，当报纸上的那一段话浮现在他的脑海时，他预感到人类又将面对一次沉重的事件，这预感是那么强烈地萦绕于他的心中：“不行，我一定要倾全力阻止悲剧地发生”。山明教授缓缓地站起来，走向客厅。

李星教授的客厅里挤满了人，气氛异常地热烈。

“祝贺您，李教授”。

“李教授，您真伟大。”

“太不可思议啦，李教授，您创造了奇迹。”

客厅里不断拥来道贺的人，许多人是看到今天的报纸后赶来的，其中包括李星教授的学生。在一片恭维声中，李星教授感到一种疲倦，然而也有着丝许的欣慰。十几年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寂寞与苦熬中度过的。看着自己的研究即将大功告成，心里毕竟是高兴的，这时，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年人来到李星教授的身旁，向李星教授鞠了一躬：“李老师，您还认得我吗？”

“是你呀，张海。”李星教授的神色很激动，“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你可是我当年最得意的学生。”

“谢谢老师的夸奖，今日得悉老师的研究成果，实在为您感到高兴，我就专程前来看望您。”张海似乎也很兴奋。

李星教授微笑着，看着张海，说道：“张海，最近还忙吗？你这个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的担子可不小啊。”

张海笑了笑，直起腰，向大家说道：“今天，大家都在为李老师的研究成果感到骄傲，我有幸能成为他的学生，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位老师感到自豪，也为人类能拥有这样一位智者给人类带来未来的希望而激动。”

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张海弯下腰，对李星教授低声道：“李老师，感谢您。”张海轻轻地握着李星教授的手：“我下次再来看您，您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张海离开了客厅，李星教授的心里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是啊，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客厅里的人渐渐地散去了。李星教授感到一种略微的疲倦。他仰面坐在沙发上，闭上眼，在喧哗后静静的空气里养神。

突然，电话铃响了。他的助手晓明走了过去。

“喂，是李星教授家吗？”

“是的，先生”，晓明答道，“请问，您有什么事。”

“我是哲学研究所的山明，我想找李星教授谈谈。”

“啊，您是山明教授啊，请等一等。”

晓明小步跑到李星教授的身边：“教授，电话。”

“重要吗？我有些累了”。李星教授仍闭着眼。

“是山明教授打来的。”

“你是说山明教授？”李星教授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

“是的”。

“好，我马上来。”李星教授用手理了理领带。

山明教授拨通了李星教授的电话，他需要一次与李星教授的沟通，他希望能劝说李星教授放弃记忆移植用人做实验，为了人类。

“喂，您好，山明教授，我是李星。”

“您好，李星教授，我想找你谈谈，今天在报上得知你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我为你十几年如一日的钻研精神感到钦佩。”

“山明教授，要说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又有谁能比得上你呢？”

“李星教授，然而我却对你所研究的记忆移植的成功感到担忧。”

“噢，山明教授，你担忧什么？”李星教授不解的问道。

“教授，你知道，我是学哲学的，我所关心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我不希望灾难性的悲剧再一次发生。”山明教授在严肃的语气里带着诚恳。他希望李星教授能好好考虑一下他的意见。

李星教授沉默了一下，答道：“山明教授，我需要慎重地考

虑一下，你说过，你关心的是人类，其实科学也一样，科学的发展也永远指向人类的发展与完善，指向人类的生活的幸福。就比如我所研究的记忆移植，也是为了人类的发展——知识的积累与智慧的提高作贡献。”

“我知道你研究的初衷，但是你想过它的运用带来的负面的后果没有？我们不能太理想化啦，人类应该一步步地走向成熟。你还记得广岛上空原子弹的滚滚浓烟吗？你还记得克隆技术后面的太空血泪吗？正是许多缺乏理性的科学正在给人类制造越来越深重的灾难，教授，你知道，最可怕最可悲的不是灾难，而是灾难与悲剧的轮回。”

“山明教授，真有那么可怕吗？”李星教授的声音显得低沉。

“李星教授，你仔细想一想，人的生命是大自然的一次偶然的恩赐，它被抛到这个世界，从此开始在群体中的个体的成长。所有的经历积淀为记忆，记忆又积淀为生命的一部分，形成独特的“我”的意识，正是记忆，使我确认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正是我个体的经历积淀的记忆构成我的生命之流，我的独特性与主体性正是由我记忆的独特性来体现，不然，教授，你何以知道你是李星，而我是山明？你何以确定你是你自己而不是他人？”山明教授的话似乎异常的沉重。

沉默了好一会儿，李星教授说道：“山明教授，你的话或许对，但是，记忆不过是经历的积淀而已，它永远朝向过去。但完整的人生绝不囿于过去，它应该给我们以未来的希望，要知道，像这样的记忆移植，会给人们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会让大多数人少走弯路地获得知识与智慧，通过记忆移植以后，或许会有少许的人会痛苦——正如你们哲学家一样，在闲暇的时间里冥思苦想“我是谁”的问题，但对整个群体，整个社会而言，他

们的博学多才将会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科技得以迅猛发展。他们的豁达睿智将会使这个社会秩序更井然有序，你想，一群有着极高的人生境界的人会扰乱社会的治安吗？”

山明教授也不由得沉默了一阵子：“李星教授，你的设想太理想化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对理想化的设想必须慎而又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记忆，它能够担负得起人类及其未来的重量吗？！教授，你要三思啊！”

“好吧，山明教授，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山明教授沉重地搁下电话，转过身来，望着窗外明灭的繁灯，望着灯下来来往往的人群，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晚，他在自己的随笔里写道：

记忆移植——当我听到这个名词时，我就预感到某种事要发生了。一定要阻止，尽我的全力阻止可怕的灾难的蔓延，唉，人啊，高贵的人，智慧的人，但愿这次你能幸免于难。在我七十几年的风雨人生中，已经目睹了太多的苦难，我的记忆也不堪重负了。

是的，记忆不能承受之重！

不久后，报纸上再一次登载了有关李星教授研究的消息：

激动人心的一刻。

记忆移植成功了。

当李星教授缓步走出实验室的那一刻，我们终于盼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记忆移植终于成功了。

当我们看到第一个接受记忆移植手术的人，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智力平凡的人现在拥有了超常的知识与超凡

的谈吐——他脱胎换骨了。他变成了另一个人——由一个庸常的凡人变成一个知识渊博的智者，由一个琐碎的常人变成一位豁达大度的绅士，为这种神奇的变化鼓掌吧，为神奇的记忆移植喝彩吧。因为从李星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未来。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在采访中，李星教授强调，记忆移植对人的生理健康毫无影响，但对心理的影响还需观察一段时间，以期使这项神奇的技术对人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值，到那时，你将成为这项技术的受惠者之一。

山明教授拿着报纸的手在微微颤抖。“成功了，成功了。”山明教授感到一阵晕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电话铃响了，山明慢慢地提起电话。

“请问，山明教授在吗？”

“我就是”。

“您好，教授。我是《未来日报》的记者。我想您能谈谈对记忆移植成功的看法吗？”

“我不太乐观，仔细想一想可能出现的后果就知道这将是一场危险的灾难。同时我还想批评你们的报纸，你们的报道太情绪化而缺少理性。”

“谢谢山明教授。听说在此之前你曾与李星教授通过电话，具体的内容能有所透露吗？”

“这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我无非是想让他思考一下可能出现的后果。三思而后行，多一些理性总不会错。人类的未来系于此，不能不慎重啊。”

“李星教授在这次通话中有何表示？”

“他表示将慎重考虑一下。但事实证明，他并未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不然何以这么快实验便成功了呢？”

“谢谢您，山明教授，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希望你们《未来日报》能真正关注一下人类的未来。”

第二天，在《未来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发表了《哲学家的忧思》一文：

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对记忆移植的成功发言了。山明教授对记忆移植的成功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而是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这将是一场灾难。

这真的将是一场灾难吗？李星教授本人可不持这种看法，他说记忆移植将成为一场科技史与人类进化史的一场革命，记忆移植是科技与人类生命有机结合在精神、意识领域的深化，我们有理由期望它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

山明教授在谈话中还对《未来日报》颇有微辞，他说：《未来日报》太情绪化而缺少理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应该高声大笑的时候却哭丧着脸呢。当然，我们相信，理性有益于人类正蓬勃发展着的事业。但过多的理性却并不总是益于人类的进步。

我们感谢哲学家山明教授对人类的忧思。但同时我们也坚信，人类的大多数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引山明教授的一句话说：让我们真正关注一下人类的未来。

《哲学家的忧思》在社会上很快引起反响。当天中午，山明教授就收到许多匿名电话，当然，大部分对山明教授的忧思表示反感。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山明教授的意见表示赞同。

“喂，山明教授吗？你不认为你的忧思是多余的。”

“喂，山明教授吗？我为你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表示尊敬，但

你不也要随手撕掉人类未来的美好蓝图呀？”

“……”

所有的电话扰得教授心烦意乱，可怕迹象正在逐步显露。显然，《未来日报》的情绪已完全传递给了大众。人们一听到被描绘得光辉照人的未来就激动不已。他们要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

这一天，山明教授在自己的随笔里记下了这样段话：

所有的迹象正在显露一个灾难的轮廓。我似乎也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人们走向自己为自己铺设的荆棘之路。

人们情绪的火焰已被点燃——蔓延起来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然而它将灼伤的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人类自身。

盲目！盲目的大潮冲决一切——没有理性的岸，人们将流向何方？

吃一堑，长一智，人们的记忆却似乎淡忘了一切，人类并未从一次次的苦难中走向成熟，人们在面临类似事件时的思维是如此的相似。这是最可怕的。

但愿我的预见是错误的。

在此后的两天里，山明教授几次约见了他的学生，在这样的聚会上，他们讨论着记忆移植即将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山明教授希望他的学生们保持一定的理性，并希望能以哲学研究所的名义发表一份宣言，以阻止记忆移植的广泛运用，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使山明教授更为忧心：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后果会如山明教授想像中的那么可怕。只有四个学生对山明教授的意见表示支持，但他们是山明教授平时最喜欢的四个学生。人们都在心里想：他们是

不忍心拂逆老师的意见吧。

几次聚会都这样散去了。山明教授感到异常的沉重。他想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于是踱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一条落叶满地的小径上。这里很静，风吹来，卷起满地的落叶漫天飞舞，山明教授看着飞舞的落叶，想，是深秋了。

以后的《未来日报》连连发表了评说记忆移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两篇是批评山明教授的。

生活必须前瞻

……哲学家的忧思，我看我们是不必理会的，整天呆在小屋里的忧思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他的忧心，不过是害怕世界会改变它原来的模样。不过是年老而保守的象征。

记忆真有那么可怕吗？哲学家对记忆移植的忧思不过说明他的心思完全停留在过去。不错，记忆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他忘记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生活必须前瞻。

……

尊敬的哲学家，休息休息吧！

……

我们尊敬的哲学家为什么忧，为什么思呢？忧的恐怕是人人都成为像他一样的哲学家，便显不出他的“伟大”了。思的恐怕是人人都拥有美好的未来，而他却老朽了。

忧心忡忡的哲学家，您还是休息休息吧！

“措辞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学生愤愤地对山明教授说道。

“不，文章骂不骂我倒不是大事。但人们对记忆移植的狂热